

# 苏月的前男友对苏月余情未了

5

情感故事

崔民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凌威年少气盛时曾有过一次荒唐轻率的婚姻,留给他唯一的纪念是儿子磊磊。在商场打拼多年凌威对女人近乎绝缘,可这时他认识了弟弟凌武所在通讯公司的同事苏月,无意中发现这个女孩与众不同。婚后张巨发现苏月原来不是自己所爱。张巨大学时代的女友叶小茹始终对他一往情深,郁闷的张巨终于和叶小茹旧情复燃,苏月不同意离婚就屡屡遭到张巨的虐待和诽谤。故事结局完美,但过程曲折跌宕,留给读者诸多启示。

[上期回顾]

苏月出差回家,用钥匙打不开家门,又打家里电话,发现电话铃不响,于是就坐在家门口等丈夫回来。就在她快睡着时,门突然开了,丈夫和一个女人错愕地站在门口。

这个周末,凌武第一次回家这么晚,他进院儿时大哥正停了车准备进屋。在门厅换鞋,他看到大哥脸上有着一些奇怪的表情。他没在意。直到在卫生间的镜子里,他看到自己脸上唇上隐约可见的口红印儿,只觉得血往上涌。那一刻他不知道该如何走出去。窘迫和难堪让他无地自容。

何小红永远也不会想到,这是凌武的初吻。如果不是因为何小红的那句话,凌武不知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何小红伏在他肩上,她的声音细小得几乎像呓语,但凌武还是听清楚了。她说的是:今天晚上我要和你在一起。凌武一点点把何小红从怀里推开:我送你回家。他的声音和眼睛一起变得清醒。何小红愣愣地站在那儿,凌武说:我送你回家。他用尽可能温和的语气。一辆出租车停在他们身边。

苏月没能出现在周六周日那两天公司明令每个中高层管理人员都要参加的活动日。她病了。是她爱人早晨八点钟打电话过来请的假,总经理脸上表露出适度的担心和关怀:这些天工作真是太紧张了一些,这样,活动结束后大家打个电话表示一下问候,小孔,你买些鲜花水果去苏月家看看。

那天最终还是没能去看苏月。小孔按公司员工通讯录上的电话打到苏月家,一个男人浑厚的声音,她需要休息,谢谢你们们的关心,不麻烦诸位了。电话立即就挂断了。小孔拿着电话愣了好一会儿。

星期一苏月还没来上班。中午吃饭时艾桦提议说:去看看苏月吧,怕是病得不轻,从进公司到现在还是第一次请假呢。凌武只是低头吃饭,何小红来了一块排骨给他,那天以后,何小红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在人面前表现和他的亲近。凌武在心里恨那天的酒。

何小红很快推开面前只吃了一

半的盘子,她宣称正在减肥。那就一起去看看吧,她看了一眼凌武。她最希望的就是让苏月知道她和凌武现在的关系。让苏月知道,他是她的。凌武含糊地应了一声,临到下班时,他推说有事不去了。事实上,自那晚和何小红一下子走得太近以后,他自觉最无法面对的人就是苏月。

苏月看上去苍白虚弱,接过鲜花和果篮,她说:谢谢。大家在客厅里坐下来,苏月起身去厨房倒茶。何小红一进门就注意到电视柜后面背景墙上那幅巨大的婚纱照,一棵斑驳的古树旁立着相互依偎的一对新人儿,他们像是看着远处的天空,脸上写满幸福和憧憬。何小红站到近前仔细打量,新郎看来挺高,宽额浓眉一脸自信,何小红对艾桦和小孔说:看呀,苏月她爱人还真是挺帅呢。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张照片何小红的心情晴朗了一大半,她最怕的就是苏月嫁的人丑陋矮小。

门外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接着门开了,这家男主人一脚跨进门来,看到客厅里坐着的两个陌生人,一时间有些惊诧,你们是……小孔赶紧站起来,他在电话里听到过这个声音,他说:我们是苏月的同事,她生病几天了,老总让我们来看看。男主人已经随手关上了房门,他从鞋柜里找了一双拖鞋换了,很客气地说:坐,坐吧,桌上有烟。

苏月闻言从房间里出来:下班了?她迎上去很自然地接过公文包和大衣挂起来,然后她看看小孔和艾桦:介绍一下,这是我爱人张巨。她又看张巨:这是我们公司同事艾桦和小孔,她又回头指指站在卧室门前的何小红:我们公司的美人儿,何小红。

也就是这时候,小孔和艾桦才在苏月爱人张巨的脸上看到笑容,虽然这笑容也和他的声音面容一样有些深沉。张巨挽留几个人一起吃晚饭。

吃完饭天就晚了,几个人起身告辞,临出门时何小红好像才想起来,她转过身来:苏月,凌武下班临时接到通知去货运站处理事情,所以没能来,他让我代他向你问好。苏月说:替我谢谢他,我没事儿,明天就去上班。

几个人的脚步声在楼道里消失了,苏月关上了房门。张巨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盯着电视机屏幕看得认真,冷不丁冒出一句:凌武是谁?苏月淡淡地说:公司同事。张巨转过头来:那女孩干吗要专门提到他呢?苏月看着张巨:因为他是她的男朋友。张巨站起来:你看,我不过就问一问,你生气了?苏月摇摇头:我不生气。张巨站在苏月面前:你明天就要上班?再休息一天吧。苏月低下头:我没事儿了。张巨说:那,早点睡吧。他关掉电视机。苏月动手收拾凌乱的茶几。苏月在卫生间洗脸,张巨进来从背后抱住她,今天晚上睡大卧室。他裹挟着她一直把她放在那张大床上。他们的婚床。

张巨沉沉地睡去了。苏月下床,她在卫生间里把自己清洗干净,她潜意识里一直害怕会怀孕。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苏月想看不出如果有一个孩子,自己的样子,会是什么样,会像自己的眼睛还是轮廓还是全部?

苏月重又轻轻躺下。黑暗中,张巨伸出手臂把她揽在怀里,她冰凉的肌肤可以感觉到他身上的热力。苏月紧紧咬住牙关,她不想出声,她的身体微微颤抖着。张巨的胸前渐渐湿了一小片,他更紧地搂住她。对于那晚发生的事儿,他们谁都没说什么。

苏月不问,张巨也不说。

雯是苏月同学的姐姐,苏月的同学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外地,雯就像是取代妹妹的角色一样和苏月成了好朋友。说起来雯的老公还是通过苏月认识的,有了这一层关系她们的友谊就更近了一步。雯是个乐天开朗的女

孩子,但绝不是傻大姐那种,可有心眼呢。她能把小她三岁且英俊帅气的老公牢牢控制在手心就足见她的智谋了。

雯已经到了,她看见苏月进来就兴奋地挥动手臂,一个餐厅的人都看她们俩。苏月赶紧走过去坐下。雯却站起来:苏月,别怪我事前没透口风,实在是不能呀,一大盒巧克力堵了我的嘴,只好对不起你了。雯说话间已经取了大衣拎了精巧的小包拔腿开路了。

苏月一头雾水,这是搞什么名堂?还没等她回过神来,面前已经坐了一个人。苏月慢慢坐下。她看着对面,她的脸上浮起浅浅的笑。面前的男人眼睛不是很大,可睫毛很长很黑,像翅膀一样微微翘起,这使得他的脸看上去有几分忧郁,但是迷人。左手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宽宽的铂金指环。

年轻男人伸出手来,苏月犹豫了一下也伸出手去,她轻轻触了一下那只想抽回来,但那个年轻男人却反手把她的手紧紧握住。苏月。他唤她的名字就像是呓语。苏月再往回抽自己的手,她的脸上依然挂着淡淡的微笑但语气却是不容置疑:余智,放手。

这个叫余智的年轻男人是苏月以前的男朋友。差一点儿只差一点儿他们就要结婚了。余智放开了紧握着苏月的那只手,他一眼不眨地看着苏月:月月,你,现在还好吗?他仔仔细细打量着苏月,像是要从她脸上找到答案。

苏月端起茶杯来啜一口:我很好。停一下她又说:还是叫我苏月吧。余智的眼光暗淡下来。他垂下头:我结婚了。苏月说:我知道,雯告诉我了。余智问:那,你为什么连个答复都不给我?惩罚我吗?我知道,你心里一定不肯原谅我。

苏月不明白:答复?什么答复?

# 廖志国竞选市委书记时遭遇强劲对手②

官场小说

诸多对廖志国不利的因素择其主要,有两个大的方面:其一,廖志国在阳城太过强势,却又得势不得分。

廖志国就任阳城市长三年,以建造大型文化、体育工程“鲲鹏馆”作为抓手,三拳两脚便在阳城政界打下一片天地,很快站稳脚跟。加上中途洪大光腰部受伤,卧床不起大半年,省委让他临时负责市委、市政府两边的工作,等于提前坐上了阳城一把手的交椅,更加巩固了其在阳城的政治基础。然而,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廖志国的“鲲鹏馆”和提前晋位,也给他带来了很大麻烦。利用那个“鲲鹏馆”筹备、建设的契机,廖志国笼络了一批干部,其妻子苏婧婧也趁机谋了些钱财。临时主政市委期间,他又提拔了乔维民等亲近的干部。这种略显张扬的行事风格,与阳城民间、官场向来崇尚的“含蓄”气质颇为相悖,因而很快招致恶评与忌妒。再有,围绕在其周围的亲信干部中,多是落难日久、关系复杂之辈,难免因厚此薄彼或此消彼长触碰到一些敏感关系。

等到廖志国将要接替市委书记时,上述诸多矛盾终于由累积而致爆发。一时间,针对廖志国的匿名告状信,如同雪片一样飞向京城、省城。更令廖志国意想不到的,是省里先后两次前来阳城组织考察、测评,廖志国得票均不理想,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市委委员投了反对票、弃权票。照此状况,廖志国是否能顺利接替洪大光,就相当成问题了。

其二,廖志国遭遇到强劲的竞争对手——市委副书记苗长林。

苗长林是土生土长的阳城人,从阳东区起家,与于树奎下放一个村且同宿舍三年,曾经担任过阳城市经贸委主任、副市长。早在廖志国担任阳江市常务副市长时,苗长林被下副省长看中,调任省经贸委副主任。那个副省长是于树奎妻子大学的同班同学,

与苗长林熟悉完全仰仗于树奎夫妇的介绍。等到廖志国调任阳城市长,苗长林眼看在省里前途不明朗,便以父母年迈需要照顾为由,主动要求回阳城接替张龙担任副书记。明眼人一看便知,同廖志国年龄相当、职务又同为正厅的苗长林回归阳城,并非只是要回来照顾父母。他回来,肯定是冲着阳城的党政正职。

论及苗长林的官场优势,且不说其在省城数年积累了丰厚的人脉,上面又有卜副省长撑腰,单是他在阳城的基础,也是不容小视。当年,苗长林在阳东担任区长时,与贾大雄同在中央党校培训半年,后又一起参加了省行政学院研究生班。而贾大雄与于树奎两人,又同在海北班子里共事数年。因为气味相投,且都是主政一方、手握重权、前途无量的阳城要员,故而苗、贾、于三人被称为阳城官场“三剑客”。

如上所述,当时的局面对他相当不利。所幸,省委梁副书记帮了大忙。省委梁副书记,曾经是苏婧婧父亲的部下,得到过老人的鼎力提携,方才有今日的锦绣前程。知恩图报,乃人之常情。何况,此时省里高层关系微妙,选择何人担任阳城市委书记,事涉梁副书记、卜副省长甚至龚书记、关省长之间的权力争锋。

省委常委会上,为保证廖志国顺利接任,梁副书记几乎赤膊上阵。“廖志国同志到任阳城市长三年多,突出的成绩是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最可贵之处是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解决了困扰阳城十几年的党政不和问题。他搞的那个‘鲲鹏馆’,主要是利用土地置换,不仅财政投入不大,而且带动了阳城滨江、城北两个新城区的发展,促进了教育资源的均衡化,绝不是什么形象、政绩工程,而是民心、民生、民幸工程。至于所谓的生活作风问题,举报者既未捉奸在床,也没有照片、视频

之类佐证,人家女方家庭也没有吵闹、离婚,怎么就能随意认定呢?还有,关于廖志国同志的爱人小苏,人家在阳江工作,夫妻分居两地,相隔一百多公里,怎么就能轻易干预阳城的事呢?在这里,我想说句题外话:现在有一种风气值得我们注意,有些干部因为权力利益之争,不惜使用匿名告状这种手段,恶意捕风捉影、造谣诽谤。我看,绝不能滋长这种坏风气,更不能让这种人的愿望实现!”

梁副书记虽然会上力挺廖志国,可私下也对他多有批评,甚至暗中施加压力。比如,关于“鲲鹏馆”项目,梁副书记主张采取紧缩政策,分批实施,不要贪大求全,搞得特别显眼,尤其对地方财政不能构成太大负担。再比如,关于苏婧婧那档子事儿,梁副书记希望她吸取教训,有所收敛,特别是在下届党代会召开之前这一敏感时期,最好能出去避一避。

对梁副书记的告诫,廖志国当然不敢违慢,其中最大的举动,便是给苏婧婧办了签证前往美国,名义上是治疗慢性肾病、陪儿子读书,实则主要是落实梁副书记的指示。

当然,说到苏婧婧遭人举报,插手阳城政务,就不能不说到黄一平的同学、北京天地传媒老总郎杰克的事。一年前,郎杰克拿着从阳城筹集的数千万元资金,前往缅甸、泰国赌石,突然人间蒸发不知所往,害得苏婧婧、黄一平等人苦苦寻找了好多天。事实上,郎杰克的失踪与欺骗或生意失败并无关系。那时,他在泰、缅两国交界的深山里,当真觅到一块上等石头,花巨资买了下来,验证下来果然是一块价值翻番的极品。其间,他寄居在深山中的一座寺庙,住持是一个来自中国普陀山的高僧,两人祖籍竟然同县同乡,于是认定缘分前世,畅谈甚欢。那些天,流连于清新空气、翠绿山林,耳闻暮鼓晨钟以及高僧充满禅机的妙语,又得高

僧把脉诊病,喝了些草药熬成的汤药,竟然让他有身心俱朗、顿然开悟的感觉。更为奇妙的是,困扰多年的性功能疾患不治而愈了。为此,他喜不自禁,又在山上呆了些日子。那地方,手机信号本就不佳,他干脆主动关机,这才导致联络中断、人间蒸发。

回国后,郎杰克当即做出一个重大决定:那块翡翠石,他以市场普通价买下,请东南亚一流工艺大师雕成坐佛,捐献给那座寺庙。自此,他便准备在寺庙中中带发修行,做一个俗家弟子。生意上的事情,全部委托助理马婵处理。那块玉石本钱及双倍利润,则悉数交还给了苏婧婧。为此,又让苏婧婧大赚了一笔,储开富等几个投资客也小有斩获。在与黄一平告别时,郎杰克拿着一张银行卡,说:“你跟苏婧婧后面,帮她捞了不少好处,可你自己竟然分文未取,这就与官场上很多秘书不一样,说明你还是当年的你。但别人可以亏待你,兄弟我却不能。现在,我即将同苏婧婧以及阳城官场诸公彻底断绝联系,对你也要有个交待。这张卡上的两百万,完全是我个人的心意,你可以现在就拿,也可以先放在马婵那儿,需要时随时支取。”黄一平没有接卡,也没有说什么拒绝的话,只是一把抱住郎杰克,一对老同学哭了个唏里哗啦。

这边梁副书记力荐廖志国,那边卜副省长也力挺苗长林。正当双方争执、胶着不下时,省委龚书记发话了:“我倾向于先让廖志国同志干一阵,明年党代会选举再看情况。”转而又问关省长:“你看如何?”关省长表示:“也好。”

如是,廖志国战胜了苗长林,坐上了市委书记的位置。然而,暂时落败的对手并不善罢甘休,一年后的党代会上才是最终分晓。因此,匿名告状信满天飞舞以及于树奎借海北检察长选举公开叫板,也就不足为奇了。

丁邦文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廖志国的夫人苏婧婧如何逃过赌石风波?廖志国又怎样从市长变成市委书记?黄一平在当上市委书记秘书后又面临着怎样的斗争?市委换届,班子中明争暗斗,市委书记廖志国面对县委书记的挑衅,如何应对直接决定了阳城政坛的格局,也决定了黄一平今后的命运。正值此时,组织部这个要害部门又出现了新问题,但也孕育了新机会。一场围绕组织部展开的政治斗争开始了,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是人的问题……

[上期回顾]

廖志国的这个书记职位坐得并不容易。阳城原市委书记洪大光被提拔后,按常规,廖志国作为市长应当是第一顺位候选人。然而这时的阳城官场却出现了诸多对廖志国不利的因素。